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

十五

新編類要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十一 後

選用門

用人

用人各隨其可

文子論老子曰天不一時地不一材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進闇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

材有短長不當責備

管子形勢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辨明孔義人之所長而蝶淵由蚊于元之所短也緣焉出險蝶蚊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蝶蚊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蝶蚊飲焉

不可以短廢長

孔叢子子思居衛言苟變備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勿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弃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觀戰國之世選瓜牙之士而以二卵焉弃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用人當取其長棄其短

劉子數伊尹夏之庖厨傳說殷之得歷白黑奚虞之亡勞段干

木魏之大駟我即反干木晉國人僮焉交買之入也隱才不任文侯知其資來聘于木之家干木坐不起文侯側不敵解相即此四子者非不賢也而其迹不免汚也名不兩盛事不俱美昔魏文侯問於李尅曰吳起何如人也尅對曰起貪而好色然其善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乃以為將拔秦五城北城燕趙蓋起之力也魏無知薦陳平於漢王或人諂之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可用也且聞盜嫂而受金王乃踈平讓無知無知曰臣進策謀之士誠足以利國耳且其小過豈妨公家之大務哉乃擢為護軍得施其策故范增疽發死而楚國亡關氏開陣而漢軍全者平之謀也高祖弃陳平之小過道採六奇之大謀文王捨吳起之小失而取五城之功向使二主以其小過弃彼良材則魏國之存亡不可而知漢楚之雄雌未可決也

才無短長貴於適用

劉子植物有美惡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惡不終弃紫貂白狐夜製為裘鬱若慶雲皎如荆玉此毳衣之美也壓官奪蒯編以美芒葉微疎象黯若朽壤此卉服之惡也裘葉雖異被服寔同美惡雖殊適用則均

長短各隨所便

劉子植物伊尹之興土功也長頸者使之躡鍾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僂僂者使之塗地因事施用仍使効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

用人猶工之制木

淮南子植物制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為舟航柱梁小者以為楫棹脩者以為欄楹楹也短者以為采儒研楮采儒深也無小大脩短皆得其所且規矩方圓各有所施規也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也然而良醫藥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弃者而况人乎

物無不可用

淮南子物莫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
侏儒醫師人之困慰者也一曰慰也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
其剗材剗也無所不用矣

中才未嘗不可

淮南子濟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

用人當略其小節而取其大略

淮南子觀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地而為齊忠臣段干
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為文侯師魏晉世一曰孟卯妻其嫂有五
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也景陽淫酒被髮
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楚莊王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
滅者其略得也○體大者節疏距臣者舉遠

大略不足雖有小行必無成功

淮南子蒯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
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不能存亡接絕者何

小節伸而大略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警行者不容於衆

用人不可以小妨大

淮南子嗣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璜黃白也明月之珠不能無類若
歟然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小惡不足妨大美也

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

文子仕老子曰與驥逐走則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勝人
故善用道者吏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

用其所能以濟其所不能

淮南子賦寇難至譬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
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譬者走失其所也

桓文用盜賊

荀子諷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謂管仲也故明主任計
不信怒聞主任信怒不任計信也計勝怒者彊怒勝計者亡

齊桓用讎晉文用盜

新序管仲傳齊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
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
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祥死遂先入是為齊桓
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
為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里堯須晉
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堯須竊其寶貨
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為君里堯須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
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堯須耶曰然謂堯須曰若猶有以
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堯須堯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
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和何悖謁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
寶貨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耶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
堯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奔國之半乎其寧有
全乎乎文公曰何謂也堯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堯須矣君
謂赦堯須顯出以為右如堯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

堯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為右翁然普
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
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

善治則雖跡可信

商子 善政者使跡可信而况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
而况跡乎勢不能為奸雖跡可信也勢得為奸雖伯夷可疑也
德必稱位功必稱祿臨事必稱官

管子蚺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三謂三國之
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恃也四謂四國之
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五謂五事
固規後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君之所審者二一曰德不
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二本者治亂之
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於
國者則不可授與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

國者則不可授與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無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失於小人其為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勤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村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之行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

君之所慎者四

管子前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德不至或包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

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威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

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產右四固

以法用人則不可欺以毀譽

管子胡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詐偽則法度不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輕重立見也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此謂於下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官何須求用

用人以法不以毀譽

管子胡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將故不勞自率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蔽有林能自擇也而不可飾也無功而取法自量譽者不能進無材能譽之而詐者不能退也有功而虛誅之

用人不可少少而賤賤

管子小桓公使管仲求竊戚竊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賤者者吳于戰干江未盡不得入軍門也蓋國子摘其齒遂入為千國多戰戰功也百戰未盡不得入軍門戰功也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求竊戚竊戚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二然盛大也音之然相之累故陳此寺以見意見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註當且我之為居子竊子其欲室乎

以人進者必以人退

管子小桓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自薦而行不顧言者殺

管子地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豐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豐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剝以其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實為官都重門擊析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大才不可小用

亢君子也勾也粵也之幹也鍤也以精金也鷲也隼也為之羽也以之也楛也箠也則其與也槁也樸也也也無也擇也會也也也之也前也焉也勾也夫也粵也之也也也以也精也今也為也以也隼也者也有也也用也之也打也擊也則也同也於也及夫也蕩也冠也爭也突也音也見也武也決也勝也加也之也駭也怒也之也士則也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也辨也於也強也為也之上則也前也無也立也敵也矣也蜚也景也之也劍也威也奪也白也日也氣也盛也紫也蜺也以也之也剗也獲也則也其也與也劍也刃也也也無也擇也以也之也獲也未也則也未也免也同也於也樂也乃也也也及夫也凶也邪也流也毒也涕也滑也不也靖也加也之也運也掌也之上則也千里之內不留行矣也神也劍也能也辟也凶也邪也故也威也光也所也行也則也千里之內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也刃也施也用也常用也耳也越也薛也景也以也集也凶也亦也才也分也所也當也各也因也時也而也貴也聞也音也韻也

用人當出天下之所愛

充倉子翹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翹公也而養天下則天下愛之用天下人愛者曰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

用人貴一

韓非子韓非子韓宣王謂膠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闞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正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勢力者借外權群臣有內樹黨以驕主外為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有術以御之則兩用專用皆可王

淮南子淮南子魏兩用樓翟兵起而亡西河魏文侯任樓翟起不地地屠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朝淖齒殺齊王無道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

人王有六患

荀子荀子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於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子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脩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

言用賢而行却賢

荀子荀子做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口行相返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

用人不可輕近而重遠

新序新序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

鴻鵠卒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曰淪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卒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哭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為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之政大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為之避寢三月袖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

人之可使以其有欲

孔叢子魏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用具官而后政可善

晏子上諫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何為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君處群縱左右攝畏則夷郭牙待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待軍吏怠戎事偷則王子成父待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完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問者也故曰未具

用人

古者進退得宜後世反是

文子上老子曰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其退人也以義小人之出其進人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聖人之用人也不苟惟不安與小

主闇而使不能臣詐而稱能

荀子勸學故國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亡之道也

國不用賢則亡

荀子勸學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駟

未詳或曰子馬止與子之字止與子比干而武王得子見大傳襄二及六年其不用未聞紂割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亡也

用老

若策國事則臣尚幼

鬻子鬻熊年九十餘為周師臣文王謂子老矣熊曰君使臣捕虎逐麋臣誠老矣若使臣策國事臣尚幼也

用老

老成不若適用之年少

新序齊有閻丘印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閻丘印對曰不然昔有顛項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為聖人師由此而觀之印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歟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閻丘印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驂駒騶驥天下之後馬也觀之與狸馳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馳也黃鵠白鶴一卒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閻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橐決日出昧其便未必能過管橐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印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印對曰天雞豚謹噉即奪鍾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謔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謔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人君不可以自用

謀事以群臣莫已若而自喜者亡

荀子游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亦常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申歸歸左相也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或力辨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喜武侯遂巡再拜曰天使夫人振寡人之過也振幸

自用則接士不廣無由得賢

荀子謂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將行何不忘記汝所傳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慎此

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

德故其民歸道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

汝又美之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

所以窶下也彼其好自用也是君子力如牛不

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士謂下

爭言彼爭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爭事乃均者尚氣不

慎也是其所以淺也彼伯禽之慎密不應接士聞之日無越踰

不見士謝公問之古也越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羅其無激故

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

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

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執猶待也以欲言而請畢事者

千有餘人謂卑賤之士也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

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二十人中乃在

百人與千人之中十人與三十人雖尊猶未得賢至百人千人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貌士不賢無由得賢也厚之禮禮失貴士之心故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魏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猶不驕士故今以魯國之外而驕人危哉

自用則亡

荀子大亡人好獨謂自用其計也

使人

尊爵重祿可與圖難

管子論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

人之可使其有欲

孔叢子魏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說苑目指氣使

量度後任

量而後授則無徵幸之弊

荀子臨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量地而立國謂若制天子也計利而畜民謂若制計二十五鄉也刻度人力而授事謂若制國也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稱謂若制出入相稱也謂之稱數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

分位

才不可兼

淮南子壯夫驩驩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材

狼伎能殊也。鴟夜撮蚤，蚊察分秋，豪晝日顯，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鴻人鳩也，謂之老境，以易巢中。夫蠶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卒，獲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故古之為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斷，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也。

隨才分任

淮南子：剛鷲者可令唯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瘠者可使守圍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事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為之者不難也。

量才分任

淮南子：鰭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或於大事之率。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

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望，而乃責之以閨門之禮，嘆空之間，伎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斲

才不兼能

淮南子：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弗能兼也。

官不兼事

淮南子：齊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與士言，行與工言，巧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得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跣，鑿使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矇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使於馬，越人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

才殊任異

劉子通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異物而皆有施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形而各有任

九官各授其事故各勝其任

說苑謂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以雷堯體力使巧不能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為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

各分所任

淮南子

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禮以祭祭者庖

新編類要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十一

新編類要集解諸子瓊林卷之 十二

選用門

任人

人主不可以自治

荀子王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无所移之百畝一字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人耕稼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曰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自耕曰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若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臧獲奴隸也勢業以景縣天下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官施布政事

傳曰農分田而耕買分貨而販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大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共謂為共也已而已矣

明主好同闇主好獨

荀子臣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謂自任其智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闇主妬賢畏能而滅滅其功也其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

任人而不任已

淮南子莊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通群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謂失也是故威立而不廢聽明先而不弊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闇善不足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群臣勸務而不怠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得所以然者何也

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於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

一則仲父二則仲父

韓非子刑古諸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新序无禮晉客至桓公曰告仲父者三明詞三請皆而優笑曰優非優樂者各新哉為君一曰新序作則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亦見



人臣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

管子賦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君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



三代兩漢皆久任牧守

中說事子見牧守屢易軒戎曰堯舜二代考績仲尼三年有成

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

社稷焉謂生社稷神大其社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謂

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

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叔孫偏信豎牛而殺二子

韓非子納備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與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鍾鍾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擊

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鍾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徒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父子為人慘此不參之患也

不勝任

不量力則不勝任

莊子水是猶使蚤負山商音渠距音音馳河也必不勝任矣商距

此魚謂之馬○同上應帝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寮天一也排推後惟後而與化俱去故乃入猶涉海海擊河而使蚤負山也於寮

不勝其職則事亂

說苑談叢凡吏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

不勝任者有三危

淮南子賦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一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二危也

得人

得人大王小伯失人反是

管子輔五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暴主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

秦以得人而伯

子華子程子曰峇虎本聞之程子山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汗衆流是儲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為不足也起蹇叔於宛迎郵約於鄭取由余於戎拔百里奚於市用彊其師以仇惠懷于

斯時也晉國翦焉惟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為筋幹不可以不察也今主君之未得志也莊子謂有實叔子者推其後而進之有舜華者挽其不及而使之當於理有吾丘鶴者展布四體以為紀綱之僕本聞之實叔子之為人也疆毅而有立方嚴而不對其事主也齊戒後灌而无有回心舜華多學而疆記耻其所聞不惠於古初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吾丘鶴羊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佼也四鄰畏之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其視太行之險猶之步初之立此三臣者舉晉國之選也主君之所与慰昭其庸而光賁于趙宗者也公室六分河山之間龜折而鼎立范氏中行氏不死其社而類其宗主君之所不刊則繫此二臣之助今无故而戮叔子矣又斃舜華於野以罪名不聞於國人吾丘鶴恐焉裹粮而之於他國王君其未之思耶何其首尾之刺戾也如是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大競者也

堯舜得人之效

荀子稱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味氏謂雖有賢聖適不遇也孰知之堯不德誅舜不辭誅禹不以天下謂尚得德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舜授禹以天下謂尚得德德推賢不失序謂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謂禹勞心力堯有德于戈不用三苗服舉舜剛畝任之天下身休息得后稷五穀殖穰為樂正鳥獸服契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謂也下謂治水使也謂除民害遂共工謂尚書舜流共工北決九河通十二渚三江謂又自雍關伊洛理關既入于河數則不止於十二未詳禹傳讀為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謂勞若得益畢陶橫革直成為輔謂之功橫而不順謂者革之直者成之也契玄王生昭明謂居於砥石遷于商謂名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天乙湯論舉當謂身讓下謂隨舉年謂同光道古聖賢基必張

得地不如得賢

呂子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

得賢則佚

新序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登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已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召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用動用衆賢也

仲尼在衛趙鞅折謀

劉子蒭賢仲尼在衛趙鞅折謀晉趙鞅將兵欲伐衛聞仲尼在干木處魏秦人罷兵秦欲伐魏左古諫曰魏有賢人段干木文未可伐也秦王乃止宮奇未亡獻公不寢子玉猶存文公側坐以此而言則立政致治折衝厭難者舉賢之效也

失人

關朗退而魏不振

中說關朗或問關朗朗曰子明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

穆公死穆公名札文關朗退魏之一不振有由哉

失人者身死而國亡

見前類

敬賢

禹見耕耦而式

曾子謂是故君子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汙聚稼粟而食之主耕稼以表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

文王不使結襪

韓非子外儲文王代崇至鳳黃虛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與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王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見賢而肅所以爲靈公

莊子駢拇仲尼問於太史大弼仲初伯常璩起慶反狶韋音

希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盟輸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弋曰是因是也靈即因伯常靈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明器力暫二而浴男同濫此而進所搏幣而法冀明象曰以器為賢而奉之使其不得終此其所以為肅與也幣者奉御之物司馬其慢若彼之甚也見其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

親敬當由已出

孔叢子志公叔木謂申祥曰師之子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厚焉子思荅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荅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能知賢而敬之不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

君之所不名臣者四

說苑補湯問伊尹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正身之士不可驕

荀子問夫仰魚見見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笑其所如稟稟之也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道之

禮賢當以其道

贅隅子生蝦蝦之微不能釣橫江之魚禮賢而不以其道謂草澤空者誣也



珠玉以好之雖無足而自來

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街巾以文繡游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
且數音迷眯音米焉郭云廢奔之物於時无用則更致它效也一談反
今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故伐樹
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
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郭曰此皆樂聖奪智之意目无
時用也時過而不弃即為
民故所以四為之端也

齊時之才雖賤可貴

物能濟用雖賤可貴

鷓冠子 賤生於無用若中流失舵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使
物然

無用之材非所當用

塵飯塗羹可戲而不可食

韓非子蘇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戲
然至日晚必歸饑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以食也夫稱上

古之傳頌辯而不慙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
而不可以為治也

物如錒用雖寶何為

淮南蘇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為無所用之瓊瑜糞土也

金瓠不能激矢

抱朴子 瓊瓶瑤楫無涉川之用金瓠玉玆無激矢之能

箕舌不能別味

抱朴子 鋸齒不能啜醫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聽聲

瓦甃不療於飢

抱朴子 土飯瓦甃不療於飢

田仲堅瓠

淳非子蘇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王之
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
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

得也昔者周公居家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也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胡反

齊桓五見臣稷

新序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万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而况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於是也詩云有竟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恤之矣

威感士衆

越王揖怒龜而猛士奮

韓非子納諸

越王慮謀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龜乃為之

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明年之請以頭獻王歲十余人

齊莊辟螳螂而勇士死

淮南子出齊莊公出獵有一虫率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虫也對曰此謂螳螂者也其為虫也知進而不知却不知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死矣莊公謂

子方收老馬而罷士歸心

淮南子出田子方見老馬於通衢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人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弃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罷武士也聞之知所歸心矣

保惜人才

鮑叔請召管仲召忽

管子跌桓公自言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鈞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殺公子糾糾謂與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管仲管仲本使鮑叔傳小白將立之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君死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桓公謂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也則能死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桓公謂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贈也如能死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亂也言言仲觀亂也亂之不死而况君子觀尚不死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

保晉人

衛君猶張弓而祝雞士故不至

說苑黜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及千里之地賞賜及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牽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殺賢之禍

國語吳殺申胥不稔於歲

越王以良金寫范蠡之狀

國語越范蠡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金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從甲至甲日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无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四方也天神地祇地主正之四方地主當征討

之正其
封疆也

傲賢

天地生才蓋有所用隱之者必有天譴

子華子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
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
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
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
所杌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
薦士者罰及其身善之而惡之其實皆衍于後嘗試觀之夫物
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秘惜不可以知力窺
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漩相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
章梗柎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窮谷尋嶺嶠嵒之區抉剔
之猗撫之剝削之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蛙靈虺蜴之變雷
霆崩墜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才也難其有以生也必

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之謂
違天而黷明違天而黷明神則極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
而類圯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也者陰陽之反也如以匙
勘鑰也如以璽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
子之言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夫无甚恠於余之
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為惡其毀
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
於中虛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
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无去為
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
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曾腹
之私与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訛訛巧舐而深排規以幸人
不已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照也甚可
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兩間

備俱延蹙聚而為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經恠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也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刑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放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如目有昧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欒氏以亡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惛焉而不自居惟曰金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瞑有所志旦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无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立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為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器器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虺目惟諛佞之小夫是瞻是用樂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也技識俊良振其淹滯

人之有技能如出于厥躬恪謹弗解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嗣主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名為善以聚斂為良崩角擁齒恐人之軋已也門如闢市惟利是視儉人乘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蘊穹隆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神祇其在嗣主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強昌庶而蔑弃於理憑人而勝天藏伎於中而以之違天地之所恪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况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覲於一時之幸虛喝而恟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壅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仞而基傾之矣以兩手而掩人之聰明自以為得也而不知其聾瞽之疾已移於己也

悲夫夫豈不為之大哀矣乎晏子曰駭哉乎言也微吾子嬰無所間之嬰也請刻諸佩臙以志其不忘也

國君蔽士則無忠臣大夫蔽遊則無忠友

說苑復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邊豆因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邊豆因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沉璧而盟

無人

國無人

管子明法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無賢如瞽之無相

荀子勸人主無賢如瞽無相詰何俵俵無所見貌

新編類要集解讀子瑄林卷之

十二

後集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十三

石集

謀為門

一年十年終身之計

管子備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

如樹人備一樹一獲者穀也一樹十獲者木也果木也

就枯槁故一樹百獲者人也亦有百年之壽金使元百年子孫

日十獲也我百種之如神用之則其由成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

門道設教也

事生於謀成於務

管子東事者生於慮謀慮則成於務專務則失於傲失於傲輕傲則不

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

為之則致

荀子身跛躄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為之或不為之耳

為者常成

說苑建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

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

休者故難及也

求則得之

文子 竹木有火不鑽不薰土中有水不掘不出

世間無不可能之事特患不為

子家子揚子曰賢為人不能世間無不可能之事堯舜之聖

人可為之况其他乎只是不為耳

動則度其事之可否

揚子孝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理司馬光曰擬度也動則

於此為非

作為害

鷓冠子為者敗之治者亂

謀

君子之謀不必

驚乎 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

見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

季孫與君子同趣而不與君子同謀

韓非子外儲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

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謀非其人

符子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二桓而議之左丘明曰周人

有愛裘而好珍羞者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訖狐相率而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而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二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矣

謀在乎豫

說苑談叢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

謀以遠害

吳子 謀者所以遠害就利

人謀常有相反

文中子周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

權謀

權謀足以疆國亦足以亡國

荀子臣弒挈國以呼功利論權謀者也提挈一國不務張開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禪詐其民而求小利焉謂若梁伯好士劫索

其民言冠將外則不憚詐其與時而求大利焉謂若楚靈王以
至之比也謂若陳蔡因
比之之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謂若如是則臣
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
析離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
篡之而亡謂若齊閔薛公是也
薛公使然故謂若齊閔薛公是也故用彊齊非以脩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
同言之也
天下也謂若齊閔薛公是也常以結引馳外為務謂若齊閔薛公是也故彊南足以破楚西足以
引謂若齊閔薛公是也故彊南足以破楚西足以
誑秦謂若齊閔薛公是也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
槁然謂若齊閔薛公是也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謂若齊閔薛公是也
竊鏡也謂若齊閔薛公是也是死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

三折肱然後為良醫

孔叢子謂若齊閔薛公是也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謂若齊閔薛公是也遇虺毒
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
大夫衆賓並復獻故瘳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為病
也今梁丘已瘳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
夫復有虺害常用之乎衆坐默然无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
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為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瘳諸有與之
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為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
以已人之疾也謂若齊閔薛公是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
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

老成方可語道

列子謂若齊閔薛公是也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
語道失而况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无
輔矣賢者任人於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
知賢而不在自賢

淮南子言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

有獨無對

淮南子林日月不並出孤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鷲鳥不

雙也

氣不可二

淮南子山天一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陰陽相下人二氣則

成病相干邪陰陽不能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

意不並統

說苑叢意不並統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

短於右寔夜卧者不能蚤起也

專一

理財以一而速辦

莊子山北宮奢李云精大夫居北宮夫為夫衛靈公賦斂去以為

鐘為音平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音之故為音也上下

備音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音見而問焉曰子何

既雕既琢復歸於朴音性也音侗音知音見音字音林音云音大音也音乎其无識

而已音僅平其怠疑音趣音也音萃平芒乎其送往而迎來音來者勿

禁往者勿止音從其彊梁音隨其曲傳音附音謂音曲音附音已音者音隨

以其自窮音得音不音故朝夕賦斂而豪毛不挫音當音故音而况有大

塗者乎音泰音然音无音故音曰音經音之音營音之音不自音成音之

用心貴一

說苑 夫蚯蚓内无筋骨之強外无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

墾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

心不可貳

荀子解故曰心容其擇也无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音容音受音也音

博音不音精音所音以音貴音夫音虛音一音而音則音也音其音精音之音至音也音不音貳音其音精音之音至音

博音不音精音所音以音貴音夫音虛音一音而音則音也音其音精音之音至音也音不音貳音其音精音之音至音

博音不音精音所音以音貴音夫音虛音一音而音則音也音其音精音之音至音也音不音貳音其音精音之音至音

博音不音精音所音以音貴音夫音虛音一音而音則音也音其音精音之音至音也音不音貳音其音精音之音至音

博音不音精音所音以音貴音夫音虛音一音而音則音也音其音精音之音至音也音不音貳音其音精音之音至音

博音不音精音所音以音貴音夫音虛音一音而音則音也音其音精音之音至音也音不音貳音其音精音之音至音

博音不音精音所音以音貴音夫音虛音一音而音則音也音其音精音之音至音也音不音貳音其音精音之音至音

博音不音精音所音以音貴音夫音虛音一音而音則音也音其音精音之音至音也音不音貳音其音精音之音至音

易蒲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言易得易盈以懷人不謂其所以難得之也故心枝樹枝也則无知傾則不精二則也而可以疑惑以贊也稽之萬物可兼知也則以一端不二之道助考之知也則可兼知萬物若唯則而一焉道而精一焉故異端不能藏之也耳目不兩聽視而聰明

荀子勸無冥冥之志者冥冥謂專誠也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惛惛謂昏也者無赫赫之功惛惛謂專誠也行衢道者不至謂四衢道則不能有所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謂不能兼聽騰蛇無足而飛郭璞云騰蛇龍類梧鼠五技而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入詩曰鴉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謂心堅固故君子結於一也

技一故精技精故傳

荀子解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臣也此云浮游未詳或曰浮游夷牟之別名或聲相近而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馬與牛同乘馬四馬相士作乘我歌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解空石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關耳目之欲而遠蚊蚋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仁人其能自彊矣此祀下谷之也謂能自彊於精也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此祀下谷之也謂能自彊於精也有子惡卧而焯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謂能自彊於精也好也謂能自彊於精也掌為未及好思也謂能自彊於精也分在下使作一向耳有子焯掌可

後
の
片
一
三

七

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能因則大

文子老子曰先生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故能因則大作則

細能守則固為則敗

因之則易

并曰時易以為仁因道易以達人

因

可因不量

揚子問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李軌曰革古因

是則因之否則變之無常道太玄曰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

因革而循之去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

因革物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成時物失其基

亂世之法不可因

揚子寡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乎乎曰譬諸琴瑟

鄭衛調俾變因之亦不可以致簫韶矣此言心使更也

以往法治將來譬膠柱而調瑟

揚子知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

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漆其白聖

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觀其成也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

命舜禹吳曰曰大綱皇綱也光夏殷周音其子不膠者卓

矣李曰卓卓也唐虞象刑惟明書文冠異章服也夏后肉

刑三千不膠者卓矣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拒拒征伐四克

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

實子才膠者卓矣

法

欲觀千歲則審今日

荀子辨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以而息節奏以而絕守法
數之有司極禮而禱解也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繁於者矣
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
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
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
謂已之君也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則此之謂也

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

荀子制註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
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解見言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謂上卒
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舉皆色則凡
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文者舉毀舊謂二夫是之謂復
古是王者之制也



毀今禘如故禘

韓非子列傳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為禘其妻問曰今禘何如未
曰象吾禘妻子因毀新令如故禘



子丑異建以神其事

孔叢子雜錄縣子名直魯問子思曰顏回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
時若是殷周異建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
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
相因也湯其革命所以應天故變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
命於天者則革之其正朔蓋言若受天命然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
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大業可以革矣

文中子對子讀易至子革數曰可矣其孰能為此哉大業至初
九日五當之矣又安行乎九日五當之矣時有不同古不可泥

淮南子紀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
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
以為亂也夫植農伏犧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古政者不
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
而制疆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
因時變而制宜

敝則革之

楊子問或問新敝吳秘曰問故故之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
李勣曰值其日新則襲而因之值其弊則損益隨時

變法

商鞅說秦孝公變法

商子熲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
本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位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
務民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
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
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世之行者必見非於世
有獨知之慮者因見教民語因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
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
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
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孝公曰
善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変法而治因
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熟察之公孫鞅
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此
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法之外三代不同道而王五
霸不同法而霸故智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
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杜摯曰臣聞之利不自不變法功不自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

循舊無邪君其圖之八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兩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械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商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世者未可必非循古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辯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之不疑矣於是遂出鞅章令

古不必泥

淮南子紀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敬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

利民不必法古

淮南子論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十三



